錦繡萬花谷別集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少年顯達類

甘奇終賈

後漢胡廣上書曰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註云秦甘羅年十二封上卿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終軍十八爲諫大夫賈誼年十八爲博士

年十二爲上卿

史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封甘羅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甘羅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

雒陽年少

史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十二爲童子郎

魏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幹壯大疑朗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而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異之

周郎

三國志周瑜字公瑾孫策授瑜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

富豪類

金穴

東觀漢記郭況爲鴻臚卿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爲金穴

以田爲業

漢張禹内殖貨財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他財物稱是

谷量馬牛

西漢烏氏嬴傳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戎王因閒隙私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馬牛

與千戶侯等

漢巴寡婦清傳陸地牧馬二百蹏古蹄字牛千蹄角百六十七頭牛則爲蹄與角用九一千二也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

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讀曰陂大言有陂養魚正歲收千石魚也山居千章之材即楸樹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一鍾受六斛四斗一畝收穫者九千畝也若千畝卮茜千見反皆示物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比千乘之家

漢巴寡婦清傳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千瓮酢酒醯醬千瓨胡双反長頸罌也漿千儋丁監反兩罌也屠牛羊彘千皮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十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軺車百乘牛車千兩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車輪兩兩而耦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躈千躈江韵反口也蹄与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牛千足

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則人百也）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麤重布也）漆千大斗糵麴鹽豉千台鮐鮆千斤（鮐音台鮆才尔反二魚）鯫鮑千鈞（鯫音輒二魚）棗栗千石者三之（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駔子朗反儈古外反會一家交易也駔者其首率也節謂節貴賤）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而乃賣賤乃買故利多十得其五也）亦比千乘之家

丹穴

西漢史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丹丹砂也出山谷之穴也訾子移反貲財无限數）清（寡婦名）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行潔號曰清也）

賞賜累千金

漢安邢見嗣父爵為侯遜不受分冊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為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

斫薪得錢致富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忽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甃錢形龍號王清本酉陽雜俎

酒囊飯袋

荆湖近事云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

留意將謂之消渴飲我

田農而甲一州

漢宣曲任氏傳務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洒先礼反濯也削先召反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生爲洒刷之

陶朱公

史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竟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居無幾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尊受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分與知交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此爲天下之中通爲生自謂陶

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獸炭

晉羊琇性豪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豪貴效之

貴盛類

一門九侯

漢李尋說王根云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二相五侯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晧時爲丞相世說曰晧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荅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晧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萬石君

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八子皆二千石

後漢馮勤曾祖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

郭氏慶延于世

後漢郭躬傳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侍中者二十餘人侍御史至監平者甚衆史論曰法家之能慶延于世

衣繡夜行

漢朱買臣為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六人至三品

唐崔鄲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鳳閣王氏

唐王徽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太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設施無足道者

三世中書

唐孫嶠字巨山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兩鳳連飛

北史崔㥄弟仲文天保初㥄爲侍中文仲爲銀青光祿大夫

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鳳池麟閣

北史薛憕傳論曰李稱設傳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

青紫盈庭

北史楊播傳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義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盡有憑也

士族之冠

唐史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乾寧中昭宗拜相諸崔自咸通懿宗後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一門三秀才

杜正倫隋世重舉秀才天下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

第為世歆羨

七葉重名

南史王筠傳與諸兄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聚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重德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傳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四世同居

北史楊愔字遵彥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

七世通顯

後漢應劭傳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

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至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七世內侍

前漢金日磾字翁叔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四世三公

魏袁紹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勢傾天下

詩

貂蟬七葉想前人四世三公袁一門虎步龍驤推贊冊瑤瑜珥見雲孫李端叔趙皆端伯

○先賤後貴類

尚有餘貝

南史到溉字茂灌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書掌吏部尚

書何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
故世以爲譏

牛醫子名重京師

通鑑沈約論曰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明
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
公相黃憲牛衣之子名重京師

笑我微賤者來謁

李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
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卻
來請謁爲交歡

飯牛車下

鄱陽書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註云桓公夜出迎客
甯戚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

衣適至盱從皆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盱与岸同 骭下諫反 曼莫幹反

闍梨飯後鐘

摭言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梨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一悟主而車百乘

莊子列御寇宋人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

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

養馬胡兒

漢金日磾字翁叔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牽馬入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累遷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折脅摺齒

史范雎傳范雎字叔游家貧無以自資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使齊范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使人賜雎金及牛酒雎謝不受須賈以為雎持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雎

從橐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厚謝公范睢得出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張祿見王稽王稽知范睢賢載入秦王稽與范睢入咸陽秦昭王以傳車召范睢拜爲客卿謀事即聽范睢乃拜爲相封爲應侯范睢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魏聞秦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范睢爲須賈御入秦相府謂須賈曰我爲君先入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肉袒膝行謝罪睢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南一布衣

唐岑文本爲中書令或勸營産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

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産業耶

權勢類

炙手可熱

唐崔鉉宣宗初進左僕射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

權震天下

唐李宗閔等贊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惜是時權震天下指曰牛李（牛僧孺李宗閔）

八關十六子

唐李逢吉得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賂注結守澄爲與援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

請先賂閽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牛頭阿旁

唐路巖與韋保衡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別集卷之十七

如燭之明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者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

編柳爲簡

襄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入學編楊柳爲簡以寫經睡懸頭於梁

截蒲爲牒

漢路溫舒字長君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

為胥編用寫書精習善求為獄小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
廉爲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

問奇難字

唐曹憲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一一具爲音註
援驗詳複帝咨尚之

內聖外王

本朝明道訪康節歸謂周純明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心在天地先

本朝陳瑩中書康節之先天圖心法也其詩曰身在天地後
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悪足言然則先天之斈以心
為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

顏狀未離嬰孩

有對司馬溫公論性極口不已公斥之曰顏狀未離於嬰孩

高談已及於性命

徇航斷港

韓文學者必謹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

盤旋周孔庭宇

後漢蔡邕釋誨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知其所有

文章類

庾體

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艷爲世人所尚謂之庾體稍求後生竟相摸範又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註云言今之爲文者止得小巧而已

翡翠蘭苕

北史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切它文以爲已用

機杼一家

魏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

握珠抱玉

晉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

玄圃積玉

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

拔羣角擢象齒

唐舒元輿大和中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信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煉精粹出入今古數百年披剔剞劂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羣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文宗得書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時李訓與元輿善及訓用事拜左司郎中

疾行無善迹

杜詩註引西京雜記云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

矣

劘屈賈短曹劉

杜壯遊詩氣劘屈賈壘日短曹劉墻

馳屈宋鞭揚馬

李翰林草堂集序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

一掃素壁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歎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擲管大言曰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見杜詩蘇註

古戰場文

唐李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辞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居委反閣也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

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拶然而服

摭言云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詩未有劉
呼阮籍爲老兵
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
宋玉爲罪人矣

三豪

石守道詩序云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濫一名默有歌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虫皆此等語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争名且爲之諱也默杜師雄也

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

勢變風雅淩遲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
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
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閫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
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
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韓愈 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同上
讀墨竊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秘寶文堂耳驚霆 文章
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獨可扛 往歲戰詞
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紛披傲兀坐試席深叢
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不敢擬面貌
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欹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
科第若摘頷底髭並韓愈

黃金不如一經

漢韋賢字長孺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觧經不窮

後漢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觧經不窮戴侍中

從日用請北面

唐武平一博學通春秋爲脩文館學士初從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宗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等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條爭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生徒立頌

唐楊瑒字瑤光為國子祭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春秋三家禮儀者纔十一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學從之生徒為瑒立頌太學門

一經說百餘萬言

漢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白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操吾矛以伐我

後漢鄭玄字康成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發冢得考工記

南史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屛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

子學類

讀老子辟憲官

唐郭翰常爲御史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辟憲官

列子號道家

劉向進列子表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爲

六籍奴婢

賈氏談録云劉贊讀文中子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或問於六籍如何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言語類

旬月封侯

前東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如鉅木屑

晋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

許千金

宋太宗報書李大亮曰古人以一言之重許千金

齊侯省刑

左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三寸舌

前張良傳吾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又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纏又令人忘倦

唐馬周論事會文切理聽之纏纏令人忘倦

樂於鍾鼓琴瑟

荀非相篇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君子之於言無厭

談藪

晉裴頠傳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謂頠爲言談之藪

歌頌類

韓娥歌

韓娥過宋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娥乃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

歌吳趣

溪吳趣行云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〻我歌吳趣吳趣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門起何峨〻孔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廻軒啓曲阿藹〻慶雲被冷〻祥風過云云此吳人歌其土風也

掩淚聽君歌

李白夜坐吟氷合井泉月入閨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河清頌

元嘉中河濟俱清鮑昭為河清頌又杜詩云詞人解撰河清頌

遶梁三日不絕

列湯問篇昔韓娥之齊匱粮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音遶

梁三日不絶

聲滿天地

莊遜王萬曾子君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擊牛角

淮泰族訓甯戚欲干齊威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威公乃擊牛角而疾歌威公聞之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沛中歌

前髙帝紀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

鴻鵠高飛

張良傳上召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談笑類

拏手揶揄

後王郎及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霸至市人皆拏手揶揄笑之霸慚而反

齵齒

後梁冀妻孫壽能作齵齒笑以爲媚惑

笑疾

晉書陸機有笑疾見張華以錦囊盛須大笑不止

掩口盧胡

閔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寳周客覩焉掩口盧胡而笑之曰此燕石也與礫不殊

拍手

李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八

隱逸類

淵潛山棲

漢崔駰逹自解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竄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注云北人無擇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泠之淵終身不反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汚臨池洗耳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鮑焦衣木皮食木實

遯霸陵山中

後漢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乃不二

顧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
乃遯入霸陵山中

豈羡入帝王門

仲長統樂志論蹐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羡入帝王之門哉

七松處士

唐鄭薰既老號所居爲隱岩蒔松于庭號七松處士

竹溪六逸

唐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

蘇門生

魏志阮籍字嗣宗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蘇門生即孫登也

碧山不負吾

杜栢李士茅屋詩碧山李士茇銀魚蘇註云張襄梁天監中不供李士職御史欲彈劾襄曰碧山不負吾乃茇章長嘯而去

逍遥谷

韋嗣立封逍遥公其隱谷曰逍遥谷

好觧印安禪

王得至少室山寺愛其蕭洒顧茅侍曰好觧金印共此安禪

庶免榮華之累耳笑而不答杜詩云誰能解金印蕭洒共安
禪

漆園傲吏

選郭景純游仙詩漆園有傲吏註云莊周爲漆園吏楚威王
聘而不應

萊氏逸妻

選郭景純游仙詩萊氏有逸妻註云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
王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君願变先生萊曰諾妻曰妾之
居乱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委其畚
去萊乃隨而隱

隨駕隱士

唐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
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

終南仕宦捷徑

唐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盧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一壑一丘

漢班氏叙傳云班嗣曰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眞漁釣於一壑則万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嚴子莊周也絓与挂同齅古臭字

清虛處士

青瑣高議云陳摶字圖南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二人先生作詩曰雪爲肌躰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於華山多不出眞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爲奏謝曰数行紫詔徒煩彩鳳啣來

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嘗作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
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著閑居賦

唐楊瑒与章切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
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
臘足矣

四休居士

黃魯直詩序云太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
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麄茶淡飯飽即休
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
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
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然客來煮茗傳酒談上都貴遊人
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

徑相尋故作小詩遣家僮歌之以侑酒若

詩

山隨宴坐畫圖出水作夜窗風雨來莫將世事侵兩鬢求小參觀靜鎖靈臺山谷題致虛庵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說官因太醫誨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山谷過四休居士滅性能安樂深居絕是非英雄行險道富貴隱危機紙被如綿軟藜羹勝肉肥會看蒲山徑最喜客來稀戴石屏贈郭道人怕得公卿知姓名朝朝祗月過吳城卧聽屋華頭添白吟到梅花語更清趙石田古遠容吾看山色每分程亦何青藏寶屋教火前茶共類與趙南希蕭詩戴式之世事話三八事要無人會我惟當門不管花開去避遊谷暗通過往來富貴無六不得光陰無老相催且任逍遙元至二一排文於一趣戴石屏

賢哉二大夫

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為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祖道衆行也供居共反張竹亮反

無心圖富貴

北史楊素善屬文周武帝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illegible]於樹

南史劉訏字彥度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

非不愛作熱官

北史王晞字叔朗齊昭帝踐祚欲以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松菊主人

唐韋表微字子明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illegible]襮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詩

靈鳳鳴朝陽神龍不泥蟠時兮不可爲昌只乃在山思君二

半年見君良獨難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祠官祠官祿不多
貧其季何采芝亦可食當作采芝之歌近者李侍郎直言遭逐
去人皆笑其踈君獨有詩句君為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
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戴石屏寄趙昌父

漁釣類

耕巖之下

揚子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白魚不受釣

曾瑒隱髙山不仕傲曠鄉有大夫不康行慈一日見瑒垂釣問曰先生今日得多少魚瑒曰此池淺無巨鱗有白魚一雙長二三寸不受釣大夫阻而歸

獨繭絲為綸

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

引盈車之魚又後漢張衡傳詹何以沈鉤致精

得白魚腹中有書

陵陽子明好釣魚於涎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五脂石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垂綸者清

宋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或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五十犗為餌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釣璜

任揚雄傳曰璜玉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璜焉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

詩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 戴石屏釣臺詩 漁父歛不須錢柳枝斜貫錦鱗鮮換酒卻歸船 漁父醉釣竿閑柳下呼兒牢繫船高眠風月天 漁父醒荻花洲三千六百釣魚鉤從頭下復收 漁父笑笑何人古來豪傑盡成塵江山秋復春 戴石屏漁父詞 七尺漁竿八十翁釣絲輕裊荻花風功名未遂英雄老人道磻溪即菌中 戴石屏周子益漁村詩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志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客吾與爾同歸 李白

○參鵠類

掃門求見

漢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起掃齊相明舍人門舍人怪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於是舍人引見參以勃爲舍人

交遊不避風雨

漢朱博字子元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

爲性命忍須臾

通鑑郗超以桓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閑看華山來

撫言云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名紙毛生

雜言云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万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老吏侮寒儒

青瑣高議云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爲絕句曰公子乘閑卧絳厨白衣老吏慢無儀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必矣竟有東床之選

見汝輩平平耳

世說云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平平耳無須復往也

奇男子願見將軍

韓王君墓誌云王適好讀書懷奇負氣聞金吾李將軍年

少嘗亡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學
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奏為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
盡用其言

刺字漫滅

東漢禰衡字正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穎川乃陰懷一刺
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干託類

燭分餘光

史甘茂避讒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
於秦無所容迹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女曰我亡以買
燭而子之燭有餘可分我餘光今臣困而君使秦茂之妻
子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諾

安能看人眉睫

[illegible]崔亮字敬儒年十歲依季父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與語甚奇之迎為館客

新詩上相公

青瑣高議云儒生張球上呂申公詩曰近日廚中乏短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毋因低語告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公見詩甚悅因厚贈之

求知類

正吾藥籠中物

唐元澹字行冲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豪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

膳參朮之徒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甚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膍户比切疢以刃反夾脊肉也籠力孔反

經品題作佳士

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借勢王公

韓與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高自稱譽

前東方朔傳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高自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雲雨待雲興

魏崔㥄傳㥄自散騎常侍出為青州刺史因辟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由是積年沉廢後遇㥄於路自陳㥄曰咸由中甫㥄曰雖後雲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㥄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〇知人類

知我者鮑子

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當為南州冠冕

蜀志龐統字士元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往見徽徽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知人之鑒

隋高孝基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許其有知人之鑒

知人號席公

唐席豫字建侯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

聲慕類

願識韓荊州

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曰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如過泗洲不見大聖

本州劉安世在宋莊門昇迹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遇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洲不見大聖

慕藺更名

司馬相如少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比擬類

以田舍兒比國士

北史高昂字敖曹神武初起兵託附盧曹亦以勇力稱爲介朱氏守蒯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真來與從叔爲一曹曹怒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蒯入海島

張華比子產

晉張華字茂先本業優博辭藻溫麗武帝問漢宮室制度華應對如流帝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比郭汾陽

唐裴度名震四夷其威望德業比郭汾陽

與閣散爭烈

史太史公曰蕭何之勳爛然声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可比相如

唐李白十歲通詩書蘇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有元齡猶鄧禹

唐房喬傳秦王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九

才德類

中庸有胡公

後漢胡廣字伯始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弦鳴鴈落

石敏若曰元稹少年有材氣不畏強御至於任重責大一有所謀輒敗露為天下笑乃知綜御藩鎮須是吉甫黃裳裴度德裕方可嗚呼德裕朝堂老手弦鳴鴈落刃往牛斷而特其不若投閑置散以致機會屢誤異日豈不遲耶

和均韶鳳

李白上李長史書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詞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

將相之器

後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珪璋之質

後漢郭林宗常謂劉儒口訥心辨有珪璋之質

人中騏驥

南史徐勉字脩仁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王儉常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

柳郎可爲儀表

南史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北史崔㥄字長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鴻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謦欬爲鴻鐘響

北史裴駿字神駒河東人太祖親討蓋吳駿陳叙事宜帝大悦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崔浩器駿目爲三河領袖

三河領袖

北史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加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今日文宗

清氷出壑

杜入奏行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絶代無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氷壺玉衡

杜寄裴施州詩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氷壺玉衡懸清秋

金天晶

杜贈鄭國公嚴武詩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

竹潤蘭馨

杜喬陵呈縣官詩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遺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

琳琅照一門

杜送鮮于萬州赴巴川詩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

一代偉人

魏鍾繇字元常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朝名臣文帝能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一代之偉人也

南金

晉薛兼字令長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金也

形貌類

禹跳湯偏

荀非相篇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

濯濯如春柳

晉王恭字孝伯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

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起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眼若巖下電

晉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若巖下電

楊柳風流似張緒

南史劉悛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藍田生玉

南史謝莊字希逸弘微之子也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若玉山上行

李白上裴長史書白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

風姿嶽峙照一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

短李

唐史李紳字公垂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元和初擢進士第

形不勝衣

南史徐摛字士秀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

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李諧字虔和爲人短小六指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玉人

晉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時王敦鎮豫章長
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
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

珠玉在瓦石間

晉王敦稱王衍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
稱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玉山照人

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
近玉山照映人也

珠玉在側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王濟玠之舅也有風姿見玠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投菓擲岸

晉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遶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名譽類

人中龍

晉宋纖字令艾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尋奇木蓊欝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迩人遐寔勞我心

登龍門

後漢李膺字元礼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汝南月旦評

後漢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得聲梁楚間

漢季布傳曹丘生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声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布大說引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生揚之也

暴公子威名

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繡持斧威振州郡雋不疑盛服至門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兒童誦君實

東坡作温公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走卒識司馬

[illegible]人食[illegible]訪

[illegible]左谷許水北山人得名[illegible]去年共依嵩下上右[illegible]水南山人又從往數焉僕從塞閭里傳說少室山人索價以詔官徵不起 李渤

小冠杜 大冠杜

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好為後世名

晉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唐裴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補鄠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荅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蘭菊異芬

唐馮定字介夫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名播戎夷

○志氣類

南史宋宗慤叔父問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万里浪

乘風破浪

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爲官傭書以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投筆

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地上之虎

北史高昂字敖曹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

男兒當横行天下

北史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勇辯美

家語致思篇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曰由願得地千里旌旗蔽野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

子曰勇哉子貢曰願使齊魯合戰賜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礼樂使千載無戰鬬之患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曰美哉德也

五鼎食五鼎烹

漢主父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横偃曰臣結髮游学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二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生封死廟

後漢梁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熱不息惡木陰

選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太山爲肉

曹子建與吳質書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心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少有宰相志

南史王儉字仲寶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題橋柱

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

過此橋果以専車至其處

燕雀安知鴻鵠

前漢陳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安能久事筆硯

隋守文慶少聰敏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事

丈夫當功濟四海

唐馬燧姿度魁傑與諸兄学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学兵書戰策沈勇多算

飲私酒食牛肉

侁池筆記云吾觀杜默豪氣正似京東学究飲私酒食瘴死

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𩀱矣

不乘使車不出關

後郭丹南陽穰人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嘆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度量類

容卿輩數百

晉周顗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字宗仁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

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含垢匿瑕

晉陳騫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存績

忤己遜以免

婁師德傳師德沉深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之以自免

莊重寡言

李栖筠傳栖筠有遠度莊重寡言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

孝類

孝馮家

唐馮宿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兎號孝馮家

獺銜魚至前

唐孝友傳序張士岩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岩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願子孫若爾孝

唐崔瓊曾祖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賊不殺孝子

魏司馬芝字子華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

孝子縑

唐韓思彦傳張僧徹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彦為頌餉縑二百不受僧徹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狼蛇馴墓

唐程袁師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母終負土築墳常有白狼黄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

守節

不入勝母里

鄒陽奮筆名勝毋曾子不入注云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

墨子回車

同前書邑号朝歌墨子回車註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勁松方操

晉忠義賛重義輕生忘軀徇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

不為窮達易節

中屠剛傳不為窮達易節

見于黎陽

唐李勣賛李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二于託孤誠有為也惜夫不通亭術眛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

全節自高

白居易贊居易始以直道奮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
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

儉類

案上不過三杯

漢朱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
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啖肉後何以繼

唐裴休字公美操守嚴正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户有饋
鹿者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受命飲冰

類要葉公子高將使於齊曰吾子高出使朝受命而夕飲冰
我其内熱歟注曰所餼儉薄而内熱飲冰者憂事之難𥁕食
之為

不治居室

唐李懐遠擢四科第累遷同平章事爵趙公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

夫人自紡績

漢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

居無茵褥幃帟

唐岑文本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

奉身止一布囊

唐盧懐慎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禄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門不施箔嘗風雨至文季席自障日晏設食蒸

豆兩器菜數柸而已

唐韓滉字太冲性節儉衣裘茵社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　茵社十年一易

作陋室銘

唐崔沔字善冲儉約自持祿廪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

自樂類

短褐有狐貉之温

列力命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我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鼓琴足以自娛

莊讓王篇子謂顔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窮亦樂通亦樂

莊讓王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以經籍娛

魏胡昭避地冀州太祖頻加礼辟昭往應命自陳求去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長樂老

五代馮道自号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巻時飲一盃老而自樂盖其

自述如此

詩

薄有田園百不憂詩書自樂更無求形容風月三千首笑傲林泉四十秋　不隨俗客老塵寰晚節逍遙水石間獨佩藥囊來澤國只留丹竈在棲山身如野鶴更無侶心似白雲長是閒若見劉仙問消息幸分餘粒及衰顏　謝元逸郭外生涯少城中糴米歸種花無處賣挑菜入籃稀風撼傾欹屋寒生藍縷衣此翁何所樂談笑傲輕肥　戴石屏野老幽居處成吾一首詩桑枝礙行路瓜蔓網疎籬牧去牛將犢人來犬護兒生涯雖朴略氣象自熙熙　戴石屏山村

陰德類

治獄多陰德

漢于定国字曼倩子永始定国父于公門閭壞父老方共治

之于公謂曰少高大今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後世必有興者

後漢鄧禹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見鄧皇后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見鄧騭傳

戒子孫輕法

後漢陳寵曾祖父咸性仁恕嘗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重比

臨終焚奏稾

唐陸元方等入科皆中每進退人才必先訪問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知名

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摭言云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必當餓死今殊未有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縟於僧伽欄楯祈祝擲筊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來向者婦人疾趍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許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後果位極人臣

揚善固宜有後

前張安世傳以父任爲郎贊曰張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

報德類

食馬

史記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行觴

南史陰鏗字子堅初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乃前所行觴者

執炙

晉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皃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客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乎及趙王倫敗榮時爲長史被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投金瀨水

吳越春秋伍子胥伐楚過溧陽瀨水之上而嘆曰吾嘗飢於此乞食而頼一婦人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而去

蛇啣珠

漢鄒陽書註隨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

漆身吞炭

史豫讓傳讓漆身爲癘音賴吞炭爲啞爲智伯報讎以刺趙襄子襄子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

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贈漂母千金

漢韓信淮陰人家貧常從人寄食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留數十日信謝之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都下邳召漂母贈與千金

一筒餌得都尉

後漢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光武少遊舊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餉一筒帝得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筒餌得都尉如何曄頓首辭謝

八 別離類

陽關無故人

唐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杜送人從
軍詩陽關已近天　按唐志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

淚如綫

杜醉歌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註云張衡古別
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

寒心酸鼻

杜贈別詩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註云葛唐賦孤子寡婦
寒心酸鼻

食梅常苦酸

選東門行云一息不相知何况異鄉別遥遥征駕遠杳杳落
日晚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
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

南枝北風

選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
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合歡被

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
漆中誰能別離此

遊子何時還

江文通古別離詩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
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
離顏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送君南浦

同前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五見櫻桃花

李白久別離云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窻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緘令人嗟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攬結

詩

野館攀春柳江村泊早花離腸過百結短鬢欲双華楚水連雲直吳山向海斜今朝送歸恨更覓在天涯　還有柳枝能送客而無桂樹解留人離腸冊一　隨征擢愁絕江南日暮春並劉長公人萬里相看老忘逆旅三声清夜落離觴朝雲往日攀天夢夜雨何時對揚涼急雪春令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歸舟天際常回首從比頻書慰斷腸並長公恩客直　殘紅換得綠陰成隨分閑愁取次生雖信百年終有別未能一日便無情何時岳色君同看後夜湘晴我獨行好在西園行樂處爲誰依舊月華明東洪　送君南浦旧如絲君向東周使我悲爲報故

人憔悴盡如今不似洛陽時王維別緒悲風散不收空波殘月入西樓明日猿啼江上路滿山眉黛為誰愁錢易水邊秋草暮淒淒欲駐殘陽恨馬蹄曾是管絃同伴醉一聲歌盡各東西趙嘏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回首只是此生長別離韓愈別盈上人武昌江頭人送別楊柳秋來不堪折漢陽門外問南樓那日不知今日愁英雄握手新相識人情政好成南北酒闌人散最關情一鴈西飛楚天碧戴石屏鄂渚送別南浦春波碧東都送客舡別君楊柳外揮淚杏花前粉壁題詩句金釵當酒錢一聲離岸櫓心碎楚江邊戴石屏

〇思感類

巴山落月

杜巴嶺答杜二見憶詩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

又云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

思君令人老

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又杜九日寄岑參詩所向泥活々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窗飲食錯昏晝

軒車來何遲

選古詩千里遠結婚悠々隔山陂愁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我所思兮

選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又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又云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又云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々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

何爲懷憂心煩惋

日暮佳人未來

選休上人怨引詩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云相見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炉絶沈燎綺席生浮埃

卷帷望月

李白長相思云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絶卷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緑水之波瀾天長路遠䰟飛苦夢䰟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横波目爲涙泉

李白長相思歌昔時横波目今爲流涙泉不信妾腸断帰來看取明鏡前

莊舄越吟

史記陳軫曰昔越人莊舃在楚有頃而病楚人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吟知其思越也東坡次韻定國見寄詩云越人知聽否誰念病莊舃

詩

夢覺他鄉枕寒生半夜衾客程湖外遠秋意雨中深老馬尋歸路羈鴉憶故林家書藏數紙難寫此時心　一簑黃髮照江湖家信不通双鯉魚醉後有時忘客路夢中何夕不吾廬　戴石屏　白髮出門來三見梅花謝客路有歲年歸心無晝夜　同上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